

(一) 最後一封慰問信

讀 2007 年 04 月《紅楓》謝丹民的詩章——悼市刊特約審讀員歐嘉年老師《他，沒有走遠》，把我驚呆了。難道他沒收到我的信嗎？突然，想起臧克家悼魯迅的半個名句「他，還活著」，使我潛然淚下！簡直不敢相信是他真的走了。他長期患病，都是靠吃藥來維持生存和工作的。記得 1997 年 4 月，他和我一起參加廣州培英中學成社同學畢業 40 周年紀念，要先到蓮花山住一晚，當時他正發燒，我勸他不要去，他一定要去，果然出事，半夜要送去醫院急診，好在，有人照顧，才可得救。次日早上，又要趕回廣州白鶴洞培英中學參加校慶大會，在聚餐宴席上，他還豪情滿杯地吟唱蘇東坡的《水調歌頭》呢。生命力這樣強的人，怎能相信他會這麼快就走了呢？不相信嗎？《紅楓》雜誌的悼詩，又清清楚楚地寫著：

「三月十三日這天的下午  
一位老人，悄悄地  
踏上通往天堂的路  
此刻的花域名也副實  
那滿城知名不知名的花兒  
吐露著芳馨，就像傳說中大德高僧圓寂時的情景」

時間這樣具體，形象這樣感人，怎能不相信呢？

詩人繼續寫道：

「我躬著身，想聽聽他要說甚麼  
哦，他想說說《紅楓》  
是呵，第四期雜誌文稿審讀箋上  
剛勁有力的筆蹟還未乾透  
圈圈點點的修改意見  
可還有更加詳盡的補充？」

歐老師對於自己效命的工作，真是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」這不是諸葛亮評自己的話？

詩人接著又寫：

「是呵，半個世紀教書育人  
還耕出那三百多萬字的詩文佳作  
此刻，他真的倦了？  
哦不，他只是小息一會，他還要構思新的篇章  
新一期的文稿已經編竣  
審讀箋的意見和簽名只能空白  
然而，我們的工作更加細緻了  
我們不能讓他挑出毛病來  
因為我們知道，他還在注視著我們  
他，沒有走遠」

我讀詩到此，頓然悟到，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，雖是名句，並未能作為對歐老師的定評，似乎應改一字，改成「死而未已」，才符合詩人悼詩的原意吧。數月之前，歐老師及太太李桂榮約我和培英舊同事到愛群酒家茶聚，他太太對我說，她已主動叫老歐搬下樓來和她同住，照

顧他的起居生活、護理疾病兩人住地只有一牆之隔，搬下來並不難。兩人分居多年，太太既已諒解，我亦為老歐高興。怎知老歐固執、硬頸，竟一直沒有搬家，太太才動了移民美國的念頭。我風聞消息之後，想挽回危局，急急忙忙寄去一信，不但想老歐看到，同時，亦更想他太太李老師看到，總想把李老師留住，照料老歐。怎知信被延誤，李老師沒有看到我的信，就已移民出國了。此信只能作為老歐的遺物，留給他的後人了。

嘉年兄：

昨晚，剛由廈門旅行回來，就接到你電話，叫你牽掛多時，歉甚！知道你又生病，痛風厲害，執筆都難，又兼肚瀉，沒吃番薯了，只好自己動手，煲點白粥來吃。如此外境，實在叫老朋友心酸。一個人生病，就要有人照顧，斟茶遞水，我就全靠有個老伴吳慧雲幫手，互相照料，才有今天。讀到啓功、胡適兩位文化巨匠的事蹟，都很受感動。當啓功被錯劃右派時，精神崩潰了，太太就安慰說，你可以寫書，雖然現在沒人為你出版了；但將來總會好起來的。你的太太也一樣，讓你在艱難中走過來了，千萬不要輕看一位小學教師的太太呵！胡適的事蹟，更為突出，他在 1917 年 27 歲，從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歸來，蔡元培聘請他當北大教授。同年回到安徽老家，與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定婚十年的文盲江冬秀結婚，他還寫了一首白話詩記述此事呢。博士與文盲結婚，似乎有點委屈，但胡、江兩人情感，總算不錯，能夠同偕到老。

有人送他一副亦莊亦諧的對聯：

舊倫理中、新思想的師表；  
新文化上、舊道理的楷模。

胡適雖然是一位文化巨匠，但對人隨和，談笑風生，對太太低三下四；曾風趣地說：「現代男人，也有三從四得」：

太太出門要跟從；  
太太命令要服從；  
太太說錯要盲從。

\*\*\* \*\*

太太化妝要等得；  
太太生日要記得；  
太太打罵要忍得；  
太太花錢要捨得。

\*\*\* \*\*

我認為你應向啓功、胡適兩位文化巨匠看齊，同太太李桂榮老師住在一起，讓她煲白粥給你吃，斟茶遞水，照顧你的起居，護理疾病，大家守望相助，安度晚年，多好啊！

過去的事，無論誰有錯處，都一筆勾銷，「一笑泯恩仇」，不要計較了，好嗎？請你不要再執了，硬頂是沒有好處的；我作為朋友求你，你就給我一個情吧！！啓功沒後代，胡適的太太雖生有二子，沒聽說有甚麼高學歷，而你的李老師卻為你生了一位「博士后」，目前不在美國科學城當科學家，這是你的功勞，當然也是她的功勞。就對於人類文化的角度來看，你太太的

貢獻，比啓功太太和胡適太太都大。廣東四大古典園林之一的番禺餘蔭山房，很有名氣，主人叫鄔彬，他考中舉人，兩個兒子也考中舉人。內有皇帝賜的兩個牌匾，很有趣，一個給鄔彬，另一個給夫人；夫人的品級卻高過鄔彬，理由是：鄔彬只考中一個舉人，夫人卻生了兩個舉人，貢獻更大。

祝你早日康復！並問候李桂榮老師。

老友 春槐百拜 慧雲囑筆致候

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三日

寫於番禺大石蓮芳園 19 棟 102 室

### （二）最後一首贈詩

我寄給歐老師的最後一首贈詩，他一直掛在書房，於今，成了他的遺物。

文革後，「廣雅中學」恢復了原名，歐老師的女兒歐小榮考入了「廣雅」，當時，我是家屬，住在「廣雅」，就鼓勵她好好學習，將來出國留學。當時，老歐罵我「痴線」，鼓勵一個右派的女兒去留學，簡直是「痴人說夢」，當然是戲言。1987年元月，女兒出國時，設家宴話別，電話邀我，我說路太遠，我不來了。他說：「你不能不來，因為是你叫她去留學的」，我沒話了，只好從命。我即席賦詩，並由書法家揮毫，原作如下：

### 歐女小榮赴美攻讀博士學位 長歌爲贈

過人素質來廣雅，我朋掌珠真有神。  
君遵父命常來舍，三年塵事倍覺親。  
曾以留學爲君勉，望成大器立殊勛。  
君以高分升中大，生物天地覽奇珍。  
學士謙勤攻碩士，七年艱苦康樂聞。  
自費放洋讀博士，深嘆蒼天不負人。  
密密針線母慈愛，涓涓羅掘父艱辛。  
令尊邀我赴家宴，與君餞別話前因。  
戲言當初勵留學，疑我夢囈說煙雲。  
夢囈而今翻成實，平添情趣笑話頻。  
天生英才必有用，古哲遺教定然真。  
祝君負笈酬壯志，我爲文明頌斯文。

一九八七年元月

中大老校友鄧春槐詩

廣雅老校友區潛雲書

### （三）先天的稟賦

作家阮志遠在《創作教學慰平生》一文中記述有一年的春節前夕，省作協在廣東迎賓館舉行茶話會。當時任國家文化部長的王蒙在會上講話，妙語聯珠，才華橫溢。原省作協秘書長曾煒審視著同桌的歐嘉年說：「瞧，你的相貌太像不蒙！」歐嘉年隨口而出地反應說：「看來是他像我！」

變換了詞序，創造了另一種修詞效果，他的機敏惹得我們都莞爾而笑。他平日的言談應對，都反應得十分敏銳，……看來是先天的稟賦。

按：鄧老師與歐嘉年老師是老同學，又是幾十年的老朋友，現他入住廣州友好老年公寓，安享晚年生活。

廣州培英 57 成社 李錦深